

“太行天池——漳泽湖”主题征文作品选登

# 从水利枢纽到生态华章

□ 黄建军

“落霞与孤鹭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王勃笔下的江南诗意，竟在太行腹地的上党盆地，凝作一方漳泽湖。这颗被称作“太行天池”的碧水明珠，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，这片浩渺水域，似上党盆地以掌心轻托的碧玉，化作天然“生态绿肺”，吐纳清风、涵养水土，让澄澈气息漫过山川原野，晕染出北国大地上独一份的江南温婉。二十四座桥梁凌波而立，或古朴温婉，或简约俊朗，如银丝串珠将散落湖畔的湿地景致串连成章；亲水广场、城市阳台临湖而筑，是长治人亲水休闲的好去处，假日里散步的身影、爽朗的笑语，让湖畔漾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百余种水鸟在此筑巢安家，白天鹅振翅掠湖，野鸭群嬉戏浅滩，灰鹤缓步汀洲，鹭鸟翩跹天际，清脆鸟鸣绕着流水，交织成最动人的自然交响曲。这方水土早已是享誉省外的城市名片，湖南卫视中秋晚会曾在此取景，让太行湖畔的灵秀，循着荧屏惊艳全国。

谁曾想，这股融江南秀色与北国雄姿的“太行天池”盛景，最初不过是浊漳河畔一缕蜿蜒清流。古时的漳泽，滩涂连片、水源零落，悠悠浊漳河绕岸流淌，却难以为沿岸农耕撑起一片天——早时河床干裂，庄稼绝收；涝时洪水泛滥，冲毁家园，百姓生计总被水旱困境双重牵绊，守着一方土地，却难觅安稳温饱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，国家大兴水利的号角响彻山河，长治儿女闻声而动、应势而起，为解农耕灌溉之需、防洪水泛滥之患、谋百姓安稳之生，漳泽水库的建设，在这片土地上拉开了序幕。

那时的浊漳河，晴则水浅露滩，难润千亩田畴，雨则水漫堤岸，易扰一方民生。于是20个村庄、8600多名长治儿女，挥别世代相守的故土，放下即将成熟的庄稼，拆老宅、搬家当，迎着朔风走向高岗荒坡重建家园。党员干部带头先行，乡里乡亲彼此帮扶，马车碾过崎岖山路，驮着乡愁亦载着希冀；锄头刨开贫瘠荒土，耕出新生亦种出希望。有人细心收好老宅的木料砖瓦，只为新村一砖一瓦皆藏温度；有人在盐碱地里躬身劳作，只为垦出一方沃土能种出饱腹食粮。无一怨言，唯一腔“兴水利、保农耕、御洪水、谋温饱”的赤诚，千千万万双手垒起漳泽水库的坚实堤坝，让昔日喜怒无常的河流，聚成总库容达4.27亿立方米的生命之湖。一汪碧水润两岸，千亩田畴迎丰收，洪水之患终得遏制，沿岸百姓终于能安稳种粮、饱腹生活，那份实干苦干、攻坚克难的奋斗底色，也随这汪碧水深深扎根上党沃土。

岁月流转，时代焕新，温饱与安澜不再是生活的难题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愈发多元。长治人接过先辈传下的精神火炬，以初心赴新程，让漳泽湖迎来从水利枢纽到生态湿地的华丽蜕变。

半个世纪前兴水筑库，为填饱肚子、预防洪水、求日子安稳；新时代雕琢湿地，为涵养生态、丰生活底色，两代人的步履向着不同方向，却循着同一条奋进脉络，在浊漳河畔续写着长治人的奋斗故事。政府牵头聚力，一场生态修复的行动在漳泽湖畔展开。“四退四还”清违建、治污水、铺管网，让浊水复清归湖入泽，重焕澄澈；栽芦苇、植菖蒲、种荷莲、育繁花，500余种水生植物扎根湖畔，万亩芦苇荡漾生姿，千亩防护林凝绿成荫，四季繁花次第绽放错落成景，江南的雅致悄然融进北方的水土。这片湿地是上党盆地的“绿肺”，日夜吞吐净化空气、调节气候，让荒滩披绿、天地清朗，山川原野皆沐清新；生态缓冲区的设立，让百余种水鸟安然繁衍，湖面鸟翔鱼跃，湖畔繁花绕岸，这方水土终成生态宝地、民生乐园，也成了长治递向全国的亮丽名片。

从浊漳河畔的一缕清流，到集防洪、灌溉于一体的水利枢纽，再到声名远扬的华北最大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，漳泽湖的两次蝶变，是长治人数代接续奋斗的生动缩影，这份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，根植于上党大地千年文化底蕴，是炎帝教民耕稼、制耒耜、拓荒耕耘的精神基因在岁月中的赓续与新生。炎帝为华夏农耕文明播下第一粒种子，在这片土地留下济世惠民、实干拓荒的初心，老一辈修水库顺时代大潮以实干御风险、谋生存，传承的是这份坚韧；新一代建湿地应民生所求以创新赴美好，延续的是这份温情，一脉相承的初心，让奋斗的底色在漳泽湖畔愈发鲜明。

四时更迭，“太行天池”湖景各蕴风华，江南韵与北国魂在此相融，生态美与民生乐在此共生。春临漳泽，柳绿花繁、碧波荡漾，春风拂过摇荡满身温柔，堤岸间生机盎然；夏至湖畔，荷风送爽、芳丛叠翠，蝉鸣蛙鼓荡漾着沁脾清凉，湖水映天光澄澈如镜；秋染天池，落霞映水、芦雪纷飞，雁阵翩跹掠过长空，漫染万顷秋光静谧悠远；冬覆湿地，冰湖映雪、水鸟相依，素白天地间藏着灵动生机，清寂中自有安然。

这方被称作“太行天池”的碧水，映着湖光山色，更映着数代人抗水患、兴农耕的奋斗征程；这汪滋养大地的清泉，藏着自然盛景，更藏着上党大地千年传承的实干初心与担当火种。

## 潞州之瞳

□ 梅玉清

漳泽湖，人们唤它“太行天池”，这名字真是起得贴切。静静立在水边，抬眼望去，莽莽苍苍的太行山余脉，宛如一道青灰色的厚重巨幕，沉雄而静穆，那是北方山河独有的骨骼与气魄。而眼前这一汪碧水，像一块被岁月与天地精心打磨过的宝玉，温润澄澈；又像是苍穹不慎遗落在大地衣襟上的一滴泪。不，或许更贴切地说，它更像一只眸子，一只清亮、深邃、凝视着历史云起云落的——“潞州之瞳”。

水是极静的。午后的阳光碎金一般洒向浩渺的湖面，风来时，万顷金鳞便簌簌地涌动起来，细腻而轻柔，仿佛湖底有人正轻轻抽动一匹无垠的、暗光流转的绸缎。远处，水天相接之处，浮着一层淡青似白的岚气，对岸的远山于是化作水墨画里一抹氤氲的轮廓，似有还无。近岸处，是大片大片的芦苇荡。夏末秋初，苇秆已褪去鲜嫩的青翠，透出些沉着而带灰调的绿，顶上的芦花却白茫茫地蓬松着。风一来，它们便齐刷刷地朝着同一方向俯仰、低回，发出沙沙的、潮水般的絮语。那声音干燥而温暖，夹着植物茎秆特有的清香气，与湖面升腾的湿润水气交融在一起，吸入肺腑，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这天地间的清气涤荡得通透透明。

水面静谧，其下却涌动着绵长不绝的传说。《山海经》所载“精卫填海”的故事便在此流传：炎帝之女儿娃游于东海，不幸溺亡，化作精卫鸟，日复一日衔石填海，诉说着不屈的意志。这一神话与漳泽湖的渊源，埋藏于地理脉络之中——传说中的“漳水”正是发源于发鸠山，而后者，恰是漳泽湖上游浊漳河南源的起点。湖的四周，遗迹遍地，如同沉默的证人，见证着这片土地上深叠的人文层积。承载新石器文明的壁头遗址、流传着张果老传说的张祖村……每一处都在时光里低语，勾勒出悠远而厚重的故事脉络。

如今的湖，却有一番生动鲜活的气象。我遇见一位护鸟员，皮肤黝黑，笑起来眼角漾开深深的皱纹，宛如湖风吹起的涟漪。他肩挎望远镜，脚穿沾满泥泞的胶鞋，穿行在湖畔湿地之间。“你看那儿”他指向芦苇荡深处一群起落的白点，眼里闪着光，“那是白鹭，优雅得很。冬天还有天鹅，一大片落在未冻的湖心，像云朵掉下来了似的。”他如数家珍地说着苍鹭如何筑下安稳的巢，骨顶鸡的幼崽怎样笨拙地练习凫水，语气里的自豪与温柔，仿佛在谈论自家最疼爱的孩子。这些生灵，是这片水域最敏感的指针；它们择此而栖，便是对“太行天池”最好的礼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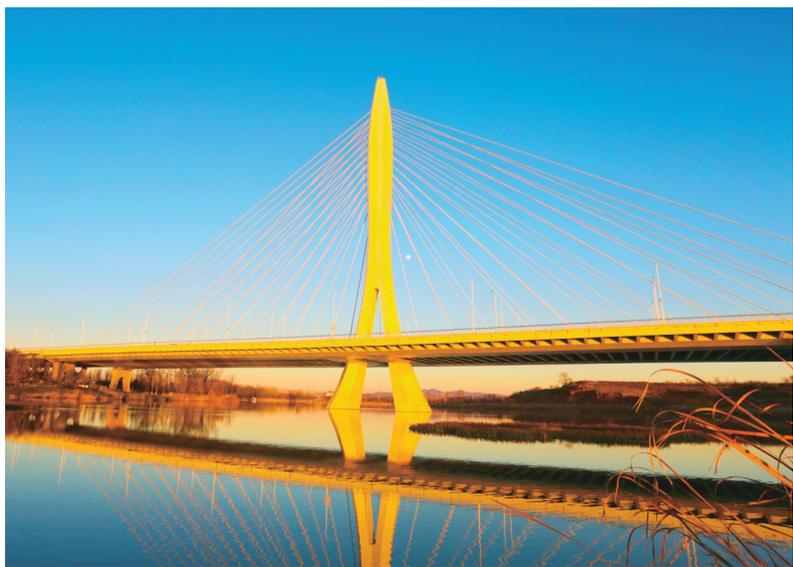
傍晚时分，我沿湖漫步至一处僻静的湾汊。夕阳将湖水染成暖暖的橘红色，几丛芦苇在岸边轻轻摇曳，随着微浪的节奏低俯又扬起。一位老者坐在伸向水面的木阶上，膝头摊开一本厚重的笔记，正用铅笔细细描摹着什么。他并不抬头，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，轻柔而持续，仿佛另一种形式的湖语。良久，他才像是自语般缓缓说：“看了好些年了。从前这儿可没这么热闹，我说的是它们。”他举起一个小型望远镜，望向湖天之际那些归巢的飞鸟剪影，“鸬鹚、白琵鹭、天鹅……还有好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越来越多。这水好了，它们就来了。”

他合上笔记，封面隐约可见“观鸟记录”四字，页边已微微卷起，浸透了日晒风吹的痕迹。“我不是什么专家，就是喜欢看。”他笑了笑，眼角皱纹舒展如涟漪，“看它们怎么飞，在哪儿落脚，什么时候带着小家伙出来学凫水。这湖啊，懂得养息，才能生生不息。我们这些看湖的人，也要懂得看，学着护。”朴实的话语里，藏着一份静默的陪伴与深切的领悟。这份领悟，从对上古传说的遥想中萌发，历经对往昔岁月的追忆，最终沉淀为今日无数如他这般“旁观者”与“记录者”的日常。他们是这眸子里温和而专注的视线，以各自的方式，阅读湖光鸟羽写就的生态诗篇，也参与着一场关于永恒与变迁的对话。

暮色渐浓，最后一缕霞光沉入天际。湖面的暖橘渐转为深黛，终于融化在无边的幽蓝夜色之中。对岸城市的灯火，星星点点地亮起，倒映在水中，拉成一道道摇曳的光带。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古老湖泊的沉静，在这一刻，与水波温柔地连接、交融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“太行天池”确是一只眼眸。它倒映着太行的巍峨，吞吐着天地的云雨，凝视着历史的纵深。它的深处，沉积着羿射九日的洪荒伟力，流淌着潞州古城的文明薪火，浸润着并不遥远的红色岁月里那些炽热忠诚；它的表面，跃动着今日守护者额间的汗水，栖息着万千生灵舒展的羽翼，荡漾着寻常人家平静而踏实的日子。

这只“潞州之瞳”，清澈，深邃，温暖而包容。它静静地望着过往，也殷殷地望着未来。它不言，却已将长治的故事，从古至今，波澜不惊地，说给每一片途经的云、每一阵自在的风、每一个走近它并愿意侧耳倾听的人。



桥影摇曳

本报记者 刘栋 摄